

蔡隆历史文化丛书

在实验作业中，努力工作，
虚心学习，创造佳绩，提高
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工
兵奠定技术基础。

谭善和

传

◎ 谭勇平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55 年谭善和被授予少将衔时的照片

在实际作业中，努力工作，
虚心学习，创造佳绩，提高
技能，为建设现代化的工
兵奠定技术基础。

谭善和

1975 年谭善和为《人民工兵》复刊题词

目 录

001	第一节	生逢乱世
009	第二节	私塾求学
018	第三节	向往革命
023	第四节	初上井冈
032	第五节	参加红军
040	第六节	十五岁当排长
043	第七节	学习声东击西法
049	第八节	在战斗中成长
053	第九节	强攻、伏击有秘诀
057	第十节	住院知噩耗
065	第十一节	就打敢死队员
069	第十二节	随军西征
075	第十三节	结交洋朋友
081	第十四节	寻找红三军
086	第十五节	见证南腰界会师
092	第十六节	转战湘鄂川黔
099	第十七节	长征艰辛路
108	第十八节	在抗大学习
113	第十九节	指挥古县伏击战
118	第二十节	保卫锄奸反谍
123	第二十一节	瓦解会道门
129	第二十二节	家庭事业兼相顾
131	第二十三节	建造兵工厂

135	第二十四节	工作学习两不误
140	第二十五节	挺进大别山
147	第二十六节	智取城防图
151	第二十七节	神炮扬军威
157	第二十八节	解放南京
163	第二十九节	翻山渡河
173	第三十节	架桥筑天路
185	第三十一节	为昌都解放奠基
195	第三十二节	修筑成渝铁路
199	第三十三节	跨过鸭绿江
204	第三十四节	组织反“绞杀战”
211	第三十五节	重塑和平
220	第三十六节	将军的使命
225	第三十七节	将军求学
231	第三十八节	准备反击战
234	第三十九节	指挥军训汇报表演
238	第四十节	运筹抗美援朝
243	第四十一节	“文革”遭难
249	第四十二节	赴新疆工作
254	第四十三节	司令下基层
263	第四十四节	老将再戍边
269	第四十五节	为霞尚满天
275	第四十六节	英名永留传
282	附录1	谭善和同志生平
286	附录2	谭善和同志年谱
291		永难忘记的那一段岁月——代后记
294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节 生逢乱世

茶陵县位于湖南省东部，与江西省井冈山地区毗邻，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以茶名县”的地方。茶陵县东南方向15公里左右，有一个浸透楚风遗韵名叫“舸舫”的乡镇。“舸”为有窗户的小船，“舫”也是指船——楼船。屈原的《涉江》中有“乘舸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的诗句。舸舫这一地名准确地指出了舸舫水乡的特点。在陆路不便的时代，用松木刷上桐油制成的帆船运载货物，这是当地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每年春夏是运输的繁盛时节。船队扬起风帆，溯湘江而至洣水再转沔水或洣水，从长沙、湘潭、株洲等地运来工业品送到炎陵，甚至江西，销给当地山民；商人们再到江西、炎陵等地收罗当地土特产，顺流而下，到株洲、湘潭、长沙等城市发卖。江西、炎陵、茶陵的杉木、毛竹等不方便船运的，就由熟练的放排汉子用竹篾扎成木排、竹排向下游漂流。沿途的行人常为省脚力而乘顺水排。这是当地的一个惯例，搭乘者和放排的人都乐意。当年何长工受毛泽东委派去湘南，也是搭乘木排到茶陵城后，再辗转汝城的。

发源于罗霄山脉的洣水与沔水，穿越千山万壑，在茶陵县境内合流后汇入洣水。两水汇合处切割成一块三角形的土地——中洲。中洲村背靠罗霄山脉的余脉——婆婆坳，左右两侧是洣水、沔水。神仙岭正对着合流后的洣水。“君不行兮夷犹，

蹇谁留兮中洲”。这是屈赋中《湘夫人》中的诗句。舸舫的地名就这样的与《楚辞》融合无碍。

中洲面积不大，随着洮水、沔水的不断冲刷，一直还在不断地缩小。民国时期，中洲与隔河的祠湾、洮水，合并称作“二岸三河”。共用一个谭氏祠堂——“敕伦堂”。管理祠堂、主持祭祀，“二岸三河”的族长——谭家齐，世居中洲。

新中国成立前，族长是一个家族的绝对权威。族长的权威来自族人的拥护，族人们遵守族规族训，听从族长的吩咐和族人公议的结果。这甚至比官府的命令更有权威性。由家族所构成的基层社会组织，对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改朝换代，皇权更替，所影响的至多是县级以上官府的组成和各级长官换人，基层社会的家族势力则依然存在，族长照常发挥作用。族长死了，族人又推举新的族长。祠堂或毁于战乱，或毁于火灾、地震、洪水，隔一些年又重建了，仍旧成为族人聚会和执行族规家法的场所。

1915年的春天来得有点儿早。春节一过，天一放晴，阳光一催，气温噌噌地上升，人们身上的破棉袄就穿不住了。地主的农田中还没活儿干，暂时不需要雇用人干活儿。人们肚子里还剩点儿过年时吃下的油水，家中米缸可是要见底了。

“二五八，逢黄堂”。茶陵有逢圩的习俗，农历日子中有“二、五、八”的这一天是赶黄堂逢圩的日子。黄堂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带着自家农副产品，去圩上卖掉，再买回自家的生活用品。中洲的十几个后生们，在家里无事可做，渴望逢圩这一天去黄堂圩上逛逛，没钱买东西，看看热闹也是好的。黄堂圩上也有一群无事可做的浪荡鬼，两班人一碰，看看变成了推搡，推搡变成了打斗，打斗变成了群殴，群殴成了混战。一时间，扁担、钉耙、锄头，甚至切菜的砧板也成了武器。混乱终于在一个黄堂人被打死，众人一哄而散后自动结束了。

参与打斗的中洲人慌慌张张地逃走了。他们不敢直接回中

洲，因为他们知道，被打死的人是黄堂的，黄堂族人不会不管。黄堂人只知道是中洲人打死了他们的人，可人那么多，到底是谁打死的？凶犯是谁他们也不明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黄堂人一定会去中洲找凶犯。三十六计走为上，参与打架的几个中洲后生不往家跑，却反向进了茶陵城逛街了。他们心想，先避避风头再说。

黄堂人也是聚族而居，大部分村民姓彭。他们也有一个祠堂，叫彭家祠。当时农村有个千百年来形成的规矩：出事了，找族长。族长是管理全族事务的一族最高首领，由族中的年高有德有权势财富的人担任。彭家祠的族长找到了谭家祠的族长谭家齐。

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得为自己家族争回一个面子。彭族长安抚了气势汹汹要报仇的彭家族人，带上家丁和苦主来到了中洲。

打死人是大事，人命关天呀，谭族长早就听到逢圩回来的人的禀报。“这帮小畜生，就是不让人得个安宁。”可他又不能不护着谭姓人，不然还当什么族长呢？处理不妥，失了谭姓人的脸子，这个族长会大丢面子、失去威信，他的族长只怕也难以再当下去了。他心里正紧张地盘算着，花白稀疏的头发被他不停地向脑后翻梳。彭族长已上了门，死者的母亲跟在后面哭天喊地：“我的个崽呀，你死得苦呀！”

“哟，彭老兄，今天贵脚踏贱地呀，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年过完我就不得空儿，正想去趟黄堂拜访我兄弟呢，你就自己上门来了，太好了。请坐请坐！”谭族长脸上笑开了花。

“客套话就收起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老兄肯定知道我来府上不是讨碗酒喝的。”彭族长的脸绷得梆梆硬。

“是不是来喝酒我不管，我也知道我彭老兄家酿的糯米酒开坛十里香，可我这十年的老冬酒可是年年加酒娘，现在开坛舀出来，像茶油一样浓得拖成丝的哟！快快快，婆娘哎，彭老兄

来了，你别小气，舀一壶老冬酒来给我彭老兄解解渴！”谭族长仍是满面春风。

“人命关天呢！你别东扯葫芦西扯叶，揣着明白装糊涂。”彭族长仍是生铁铸的脸，冰冷、梆硬！死者的母亲哭天喊地：“我的个崽呀，你死得苦呀！我要一命抵一命呀！”

“青天白日，能出什么人命案？老兄你别开玩笑。真出了人命案，上有官府管，下有阎王管，彭老兄你操什么心呀！来，酒给你满上了，嗯，不瞒你说，这酒我三畏崽过年时回来我才开的坛。我崽在家待了一个晚上，亲戚们就喝了半坛了。他只喝了一碗酒就丢下碗上长沙府了，说有大事！我婆娘就又加满酒娘盖上盖子糊上泥巴封上了。不是你来，我婆娘还舍不得让我喝呢。今天沾我彭老兄的光了。”谭族长开口总是笑意荡漾！

彭族长心里一惊：“差点儿误了大事了”。绷着的脸松动了。

谭族长脸上的笑容却减了半分：“是不是让其他人先避开？”

“别嚎了！又不是谭族长打死你崽，到人家门上哭什么。传出去让别人看我们彭家人的笑话。先到外面等着，我让谭族长还你一个公道！”

家丁和苦主都在门外安静地等着，谭族长堂屋里的酒却终于喝上了。

“三畏贤侄有什么大事，过年也只待一个晚上就上长沙府了？”彭族长一碗酒下肚，脸上泛起几分春色。

谭族长还是朗朗笑声：“我知道彭老兄你是贤绅名士，现在风光得意。县参议局时不时地让你去抛头露面，上劝进表吧？袁大总统不出明年就要称帝了，你现在这样后脚挤前脚地想攀龙附凤。袁皇帝登基之后，你也是开国功臣，到时也讨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吧？”

“我家中事都忙得昏天黑地没时间，哪里还想去做什么官呢。现在士绅、商会，甚至青楼女子都上劝进表，我不做，张县令不高兴呀。他这些年对我还看得起，我也就不能驳他老人

家的情面呀。”彭族长有些掩饰不住自己的得意。

谭族长忽然凑近彭族长耳边，几乎是咬着耳朵低低地说：“也就是你彭老兄来，我和你多年的兄弟，绝对相信你我才告诉你，这可是血海干系呀。你也知道，这种出风头的事，可得少做呀，是福是祸，可能还得往后看。”

“三畏贤侄透了消息？”彭族长的声音也细下来了。

“没有，没有，他看不起我们这些老朽，不过他告诉我什么事都别管，守着自己几亩薄田，住着自己几间烂屋。有时间喝喝糯米酒，没时间看看田里庄稼。外面世道随它变化。这些年世界太乱了。世界大战，德国用上毒气了，一团黄烟，人沾上就死。小日本欺负咱中国，逼袁大总统接受《二十一条》。天下大乱，说是真龙天子没出来，但愿袁总统是真命天子呀。喝酒，喝酒！”谭族长的声音又高起来了。

“知道，知道，我过自己的安生日子要紧，谢谢兄弟提醒。下次三畏贤侄回来，我杀鸡捞鱼款待他。”

“干了，再满上！”

.....

酒足饭饱，彭族长才记得这趟可不是来喝酒的。谭族长也不管，他们处理这类事其实是有惯例的。从卧房转了一圈，他捧着浸了桐油晒干的麻黄纸包裹的4包40个袁大头来。“以后只能用这种银元了，不过，铸得不错，是足银的，成色纯。你看，谁打死了人死无对证。你去查？当场没抓到，谁肯承认？这些个畜生现在还没落屋呢。再说，你就是抓到了，这些个穷鬼，吃了上顿没下顿，把他熬油也点不了几天灯。”

彭族长接过黄纸包，掰开，精光锃亮。他对着银元一吹，再放到耳边一听，嗡嗡嗡，透响。彭族长说：“也只好这样了，我也知道我们那狗杂种也不是好东西，总在圩上惹是生非。这次不被打死，只怕下次也会横死。这年头，我也不想管这些破烂事。”

酒醉饭饱，彭族长拍拍腆着的肚子，带着家丁和苦主告辞。苦主还是直哭自己冤死的儿子，彭族长横了她一眼，她赶紧收声了。

回到彭家祠，彭族长拿出三个银元，买了一头猪，一坛酒，鸡鸭鱼豆腐红薯线粉海带蔬菜之类的，招集全族一家一个男丁一起吃一顿。死者年青，又是横死的，不得进祖坟。叫个木匠，钉口薄杉木棺材，不准刷桐油漆。男丁们把死者装进去，抬进乱葬岗子，挖个坑，埋了了事。再给苦主25个银元，帮她买了三分沙地养老。苦主感恩戴德。族人们也惊叹，那个家伙活着时什么时候不是拖累得老娘直喊阿弥陀佛？被打死就被打死了，他老娘还省得为他受罪了！现在他一死竟然还可以换三分沙地，全族人还落得饱餐一顿，族长太有面子了！彭族长也心安理得地挖出卧室墙角的陶土坛子，坛子早早在下面放上石灰以防潮湿，再铺上黄纸防弄脏，将12个袁大头放进。坛子中足有二百余个光洋了。彭族长小心地藏好，向往着再将日子过得更滋润些。

谭族长家也没有金山银山呀，凭空拿出40块光洋，他就一点儿都不心疼？他当然心疼的。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不会出一分钱，只怕还得刮点油水在手中呢。

七八个惹是生非的后生崽回来了，听说黄堂的彭族长来找自家族长，心想这事有麻烦。他们心里像打着小鼓，躲是躲不过了，自己不主动认罪，只怕族长会扒了他们的皮。这一帮子人前脚跟后脚地一起拐进了谭族长的家。

谭族长抽起了水烟筒，线香点起，自家种的烟叶喷上了烧酒，点起来一股浓香飘满堂屋。

“要说黄堂那个狗杂种，那还真不是好东西，欺行霸市不是一天两天了。彭族长说那家伙将族长放养在泔水河里的鸭子都偷了吃，骂他他还不承认。还好你们齐心，这次你们算是为民除了害。为我们谭家人争了一口气。”谭族长为这班人叫起

了好!

“咦，我们竟然做了一件为民除害、行侠仗义的好事?”这些后生崽脸上的惊惧立马消失，他们开始眉飞色舞：“对呀，对呀，这杂种，真不是好东西。好凶的，一脚踢中王狗的肚子，王狗一下爬不起来了。他手中还提着一把杀猪刀，插到谁身上谁都会被要了命的。还好，我一扁担抡过去，把他打倒在地。”

“我也是一锄头，打得他起不来了。”

“我半天找不到东西，还好，旁边有个卖砧板的人那里放有砧板，我抓起一块砧板就砸过去了。”

“我冲过去抢了他的刀，丢过一边，踹了他一脚。”

“我是不知道打了他几拳，反正往死里打。他也打了我几拳，族长，你看，我脸上还肿着呢。”

.....

正说得热闹，一个粗眉大眼的年轻人跑进来，“族长，族长，我婆娘生了!”

“这可来得巧，黄堂刚刚死掉一个背时鬼，我们中洲就添一个小娃娃。随便他们彭家怎么闹，他们彭家怎么比得上我们谭家!喜事呀，宝云。男孩?女孩?”

“男孩!”

“好了，宝云有两个儿子继祖延后了!满月后为他按字排辈，起个好名字。”

“可我家又揭不开锅了，接生娘娘都在家坐着没打发呢。想找族长借点儿钱，帮我救救急呀。”

“好，好。你来得好!钱我借你，也知道你现在没事做还不起。我给你找条赚钱的路。你带着这些蠢东西给河坞明辉老爷放排去。”他又转过头来对着那些后生崽们：

“好，好!你们现在都承认了，你一拳头，他一扁担，你一锄头。他再坏再恶，得由官府处理，让县太老爷判他是杀是剐，刽子手去行刑。你们充什么好汉?现在那死鬼的老娘和彭老爷

要告到县衙去，把你们抓到县衙中，有理没理，把你们先关进监狱，让牢头狱霸逼你们吹尿泡吃大粪，你们不死也得脱层皮。杀人抵命，欠债还钱。你们走遍天下，也逃不过一个理字。”

这些个家伙这下子彻底怕了，哀求族长救他们一命。

“也就是我呀，为你们这帮家伙，赔尽了小心，说尽了好话。还借三畏的面子，吓住了彭老爷。他们勉强同意让你们给他们60块大洋，不再上告了。不然，你们也免不了挨板子，进班房，砍头沥血。”

“那是，不给三畏少爷面子，拿驳壳枪崩了他！”有人讨好地说。

“胡说！枪是随便开的？”谭族长这时脸夹寒霜。

“你们这些个穷骨头，熬得出几钱油？把你们卖到广东做猪崽，只怕也换不了60个大洋。还好明辉老爷要我为他找几个放排工。你们现在给他去放排到长沙。一趟可赚1-2个银元。今年放五六趟，除去你们的伙食费，差不多也够还清债了。前面我已经拿60个大洋帮你们打发黄堂人回去了，不然，你们把家中的烂鼎罐烂锅子全部给彭老爷，抵得几个钱？”

打一场架，丢了一条人命，七八个人赔去了一年的辛苦劳作，赚钱的只有两个族长。官府也落得清静，什么私和人命？只要不闹事就行！人命值几个钱？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谭善和就出生这种乱世中。

这一天是1915年3月1日，族长后来按“敕伦堂”的字辈“惟汝贵有志，吾家济善昌”排序，给他取名善和。参加革命后他也曾为自己改名为“毅峰”，但对故乡和亲人的纪念让他最终将“善和”这一名字用了一辈子。父亲谭宝云在他生下来第三天，就离开家放木排去长沙了。

第二节 私塾求学

光阴飞逝，时间到了1921年，谭善和七岁了。这七年来，古老的中国饱经忧患。袁世凯称皇帝，洪宪帝国只存留了83天，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时的彭族长才知道谭族长有先见之明。袁大总统刚称帝时他还暗暗怪自己不该听了谭族长的话，没捞个一官半职呢。没想到袁皇帝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谭族长也不是神仙，是他加入护国军的儿子谭三畏告诫他别瞎掺和的。张勋闹复辟丑剧，但立刻以可耻败亡而结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迷惘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这些混乱的国家大事不是僻处湘东南一隅的舸舫中洲人所能明白的。1918年3月开始，谭延闿一部（俗称南兵）从醴陵、攸县退守茶陵县浣溪乡，以土桥为前哨，布防小汾、龙下、梅林等地；吴佩孚一部（俗称北兵）于5月进驻茶陵城，以马江乡月岭下为前哨，布防下东乡米筛坪、马江乡月岭下、舸舫乡河坞村等地。南北兵在茶陵对峙达两年之久。茶陵百姓对此苦不堪言，今天南兵来了，要钱要粮要布匹；明天北兵来了，又要钱要粮要布匹，老百姓家中被搜刮得颗粒皆尽。青壮年还时不时被抓丁抓伕。

谭善和的童年，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中度过的。父亲谭宝云租种了地主谭寿德的几亩田，农忙时作田，农闲时就给木材商放木排。谭善和有三兄妹，自己年纪最小，家境十分贫寒，只有一亩沙地和一间草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仅五岁的谭善和，人没禾担高，就开始跟着哥哥谭和仔到离村五里多的婆

婆坳砍柴了。婆婆坳是中洲邻村河坞村周明辉老爷家的私产，但他只管山上的松树、杉树、油茶树。其他的小灌木，铁芒箕之类的柴火，可以任凭村民砍伐用来烧火煮饭。一次因为光顾了摘山上熟透了的紫艳艳的杨米饭（当地一种可充饥的野果），谭善和失脚从山上跌落下来，几乎摔死。生活困难，但盼望父亲放排安全回来是谭善和最大的快乐。

谭宝云做放排工有十几个年头了。他技术上没得说，会看水势、水路，会扎排、搭棚。懂行规，头脑活络，口齿伶俐，又讲仁义。活动能力强，威信很高。一趟生意跑完，他可以得到比普通排工多1-2元的补助费。做放排工的，是帮老板做帮工。老板一般是有钱人，像周明辉老爷，经谭族长介绍一次后，就看中了谭宝云的忠心可靠，成了谭宝云的大主顾。周老爷家中广有田产山产，每年收租谷几千担，产茶油几千斤。明辉老爷专门聘请经理经营竹木运输业。经理不跟竹排行动，往往提前赶到提货的水运码头，就地租一房子或租下城里的宾馆住下来，然后叫帮手与生意人谈生意。等竹木排一靠岸，生意人就按合同一手提货，一手交钱，这笔生意就算做完了。经理又提前赶到下一个码头，等待排工靠岸，如此反复，直到将排工运送的竹木，全部处理完毕经理才给排工发工钱。一般跑长沙是三块银元，跑株洲、湘潭1-2块银元。排工领到银元后，经理就不管他们了。排工们各走各的，一般是走陆路回家。有在家娶不起老婆的，就到沿途的码头上见见自己的相好，在她那儿住上一两天，给她点钱。这些人大都是一些风尘女子，在水陆码头旁租一间屋子，物色一两个心爱的老实男人，而那些跑码头放木排的大都成了她们的猎物。尽管谭宝云每次赚的钱比其他放排工多，但他有了3个子女一个家要养活，想到勤劳的妻子白天操持家务，晚上点灯都怕费桐油，而只点一根线香照明，给乡邻纺棉花挣几个铜板，他又哪敢这样乱花钱呢。

在谭宝云的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再穷再苦，也一定

要让儿子读书识字。他自己不识字，记个账都得图画作标记。再想族长的儿子这么年青就这样威风凛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不是他识文断字学问大？他对谭善和说：“崽呀，给你讲个笑话，一个小卖铺店主不识字，但他每天要记账：‘长是黄鳝短是鳅，黑乎乎一箩油，长短不齐一担兜’。说的是笔划长些的线条代表黄鳝，笔划短一些的线条代表泥鳅。画一个圆圈涂黑代表一箩油，画一排长短不一的线条代表粪箕。有一次别人买了他10根蜡烛没付钱，他就画了10条线，表示别人欠他10根蜡烛钱。后来别人将钱还上了，他就在这10根线条上再划一横，表示钱已收到。可年终的时候他不记得这回事了，跑到别人家里要账，说欠他一串糖葫芦钱。两人差点打起架来了。”

幼年的谭善和最高兴的事就是父亲在忙完一天的农活或从放排的远方回来，在星光满天的夏夜，吹着河边凉爽的东南风，伴着哗哗的河水声听父亲谈今讲古。这给渴望了解山外面世界的谭善和打开一扇光明的大窗。

年岁已大的老族长受肝癌的折磨（那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因为脸色蜡黄，统称为“黄病”），已是瘦得不成样子，但他对头脑灵活又勤恳踏实的谭宝云，什么时候都高看一眼。他看着扛着差不多是自己体重重量的40多斤杂木的谭善和，对谭宝云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大崽、女儿能自己赚吃食了，我介绍你去明辉老爷家放木排，现在也买了一亩沙地了。虽说只有一间烂草屋，但能安下身了。治世积黄金，乱世积本事。你现在拼死拼活地蛮干，也成不了财主。就算成了财主，你也担惊受怕。不是被乱兵抢，就是被强盗绑。兵荒马乱，没有我们的活路呀。你别看我家里还有几亩地，我可是不想再要了，田地多了，说不定就是勒死你的苕麻绳呢。你看善和崽，出生就不凡，打死了黄堂彭家一个人，他就恰恰出生了，生带杀气呀！现在你再看他长相，不就是《麻衣相术》中说的那种，国字脸，鼻直口方，位列将相。杀气盖脸，主妨爹娘。我幸亏会

死得早，死得迟了要可能也会死在他的手里。你们也会被他拖累死的。不怪他心硬，怪这世道乱，需要这一群天罡地煞星来整顿朝纲呀。送他去祠堂读点书吧，读书明理，以后用处大咧！”

谭宝云毕竟也走街过府十几年，知道族长说的是实在话。再次放排到长沙府的时候，其他放排工去大街小巷看街景，品尝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怪味臭豆腐。谭宝云却恭恭敬敬地跑到笔墨铺，为谭善和买回了笔墨纸砚。

就这样，每天天没亮，谭善和就和哥哥谭和仔上山砍柴。砍完柴回来，上午下午哥哥到自家田地里做农活，他就蹦蹦跳跳地去隔河的祠堂湾里“敕伦堂”中上私塾。

在谭善和出生的前十年，清朝政府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废除科举制度极大地冲击了儒家学说灌输在国民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学而优则仕”是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科举成了读书人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他的技能，不从事其他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因无一技之长，这些人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成了无业游民。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为了生计，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大批优秀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或到日本，或到欧美，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去学习、去奋斗。全国各地都纷纷建立新学堂，年青的读书人纷纷紧跟潮流，走出了一条新的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老族长的儿子谭三畏就是这样走出家门，成为护国军军官，后来还成了抗日军官的。但年纪老大暮气沉沉的老童生甚至老秀才，却不想进取或想进取也无用了，只得在乡下祠堂中为几岁的孩子发蒙开笔，教些《三字经》和《百家姓》，让孩子们认识一些日